開心地

商業電台第一台的黃天朗兄，邀請李連杰等參加一個「開心樂園」的節目，銀都機構宣傳部的馮凌宵要我作陪才知道尖咀居然有那麼熱鬧的一塊「開心地」。

你知富道尖沙咀有一個「新港中心」吧，那一帶在過去是有名的「九龍倉」。就在新港中心裡，新港酒家的對開處，本來有一塊曠地，一度變成停車場，據說最近由一個報業集團投得，準備起大廈。當事人忽發奇想，想在大廈新建之前，變曠地爲旺地，就放手讓人去搞出這樣一個臨時的遊樂場。裡面四週設有「有獎遊戲」及買賣攤位；據說攤位是公開投標的，現場中遇見「香港八大」中演阿順的全哥，他也投了三個，生意不俗。

樂園的後方設有舞台。那天商台的黃天朗、羅山和「紅粉兵團」的三位新紮師姐引着李連杰等與衆同樂，表演都是即興的，但遊客少有與他們那麼接近，都特別開心。

據說這「樂園」一天遊客有五、六萬，可惜它只試辦二月。因而想到，港九幾時有固定的開心地讓人遊樂？太少了！

簡，四面用着彩的夾板圍住，插上五色彩旗。

客窗隨筆

齊歡

由中國女壘的光榮談起

一九八六年的中國體壇第一項喜訊是：女子壘球隊初次參加世界女壘賽，在十二隊中榮膺亞軍，成績僅次于美國而已。棒球、籃球與橄欖球俱美國的「國球」，壘與棒同源，美國又憑其體型優越，在開賽前，大家對她們看好。可是，新西蘭、加拿大、荷蘭與澳洲等球體型亦比中國高大呢！在亞洲，棒球的實力，首推日本，台灣次之，台灣的少棒「金龍」是三十年來中國球類最先得世界錦標者。這次中國台北在第六屆世界女壘賽中得第二名，而日本祇得第九，日本隊遜于台灣，彼邦棒壘界認爲奇恥大辱吧？這次中國女壘中有大名球員還得七項個人榮譽獎項。

可是，中國男子棒球加呵呢？則之善足陳，情形正如男排之衰女排。另一方面，中國籃球亦女强于男，若說教練有問題，怎麼女隊都好呢？男排國家隊又經改組，不知新陣實力如何？以中國男排球員之多，不應落于日本與南朝鮮之後，而我們也一度超過他們呢！至于棒球，在國際間比諸男排地位更低。在同胞中出現過王貞治，曾是日本有棒球史以來最光的巨星，爲著名職業隊「巨人」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他結婚前，走在街頭有日本少女跪下吻他的脚；退休後任「巨人」教練，幾年前盛傳他要訪祖國而無下文，他也眞該往祖國一行，對內地棒球總有好影響吧？

海角噴吹

老翁

只許聽不許講

有個朋友和茗翁開玩笑，問曰：「是否只許聽，不許講？」

原來，北京的電台，有節目是用粵語播音的（也有閩語播音的節目），這當然是根據中央的政策，而不是電台搞「本位主義」。茗翁本人，也愛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粵語廣播。但愽，如果「用普通話統一廣東語言」，對於粵語來說，不是「只許聽，不許講」嗎？

說來說去，是內地的幹部（包括高級幹部）本名爲「方言」，是專門研究方言的期刊。假如用普通話「統一」語言，研究方言幹嗎？

法治觀念不强。所以就白紙黑字的憲法，也懶得去翻，以至做了違反憲法的事，也懵然不知呢！

記得人大常委會委員彭眞解答「官大還是法大」這個問題，答案就是「法大」。兩個字。那個說什麼「統一語言」的官，沒有尊重彭委員長的話，以爲以自己的官位，可以越過憲法搗什麼「統一語言」，肯定是犯錯誤，要進行自我批評！

特流處交官須帶嫁妝來

黃蕙蘭這位顧博士的繼配夫人，同顧大使有三十七年的關係，她以第一等的資財援助她的世界聞名的職業外交家，因此顧大使一直辦的是「特殊」的外交官中，論交際手面之闊，實不易有人能及，各國外交家，凡公事可開公費，顧大使代表的中國，習慣上連使館的月薪，也經常發不出來，遑談的什麼開公賬的交際費呢？

他任駐法公使，後改大使整十年，初時那個租的使館已用了三十年，繼承清末之遺租。他上任後常接到怪電話，蓋大廈之姐，是不可能應付得了的。新大使館招待了法國總統、駐法各國外交大員，也開了舞會，夫人們無不稱讚，從此才知中國不愧爲「公寓」與論鐘點計之「小荷文明古大國。中國的事兒難辦，特兒比在內，委實難以招待法國政要。他辦法留預付給外交部（在是南京政府時），決定的很喲！」他在法大使十年任期中，政府曾就商於他，希望他出任駐蘇大使。他苦口婆心告訴南京：「當今歐洲的巴黎，乃政治軍事情報的樞紐，好容易將法國政府上上下下交際好了，而且下了不少的珍貴種子，要我去莫斯科幹什？別人可以去做的！」

「知者言謀之，與不知者敗之」，他代表的中國政府，難非一樣的難辦得很的

非真不語

陸天台

「瞰屋」，遷地爲良。

搬地方，又要便宜，又要堂皇，結果是連同餐具，也都向倫敦訂購了整套的新金銀器，其中有一整套金器，却是顧大使借給的。凡此種種，若沒有曹營，也是一樣的難辦得很的

醒二詩詞

九記醒

浣溪沙

名長一百三十九字

英國初生一女嬰，爹娘改了個長名。不知此改是何情？閣下認爲聽易改，人家感到却難聽，既然難記也難明。

港九火花

八阿

垃圾代的價

這天，本大廈進行歲晚大掃除，家家戶戶除了清掃家居之外，並且把一些廢物、舊物丟棄，一時之間走廊垃圾充塞。平日替各戶倒垃圾的清潔工人，對於這些額外的大件廢物、舊物，要索取額外費用才允代搬走的，一件舊傢俬，通常三、五十元不等；他們付出額外勞動，獲得額外報酬，住戶就當作給予年終賞錢算了。對戶吳先生道：「據市局說，香港每人每年支付清潔街道垃圾的費用，也要卅六元六角五分，按城市人口計，比紐約、倫敦、巴黎這些大城市便宜，但按道路長度計算，香港每公里年費達六萬七千八百多元，比紐約的二萬九千九百多元貴許多哩！」香港人口稠密，所以按人口平均計算，清潔街道垃圾費用稍爲便宜，正如本大廈各家各戶一起進行大掃除，較符合經濟原則一樣。不過，按照道路長度計算，香港清潔街道的費用竟高出紐約等大城市逾倍，到底是香港人隨街丟棄垃圾的壞習慣嚴重，還是清潔辦法欠妥？

歷史的山徑

重新加深印象。此間雖有不少鄉親，但彼此未必同屬一縣一市，即或，野獸和山賊隨時出現，父親背着槍走在這支隊伍的前頭防衛，情形仍有三數遠房親戚，他們也久別故國，偶然碰頭亦只談今天事，過去的「不堪回首」之概，多半不會提起。閒聊中，鄉親提及幾個小鄉鎮，都是我家當年逃避戰火時去過的，它們在我印象中是「山卡拉」，沒想到今天已有公路通達，有機會我一定要沿四十年前的路線再走一遭，那段日子在我一生中永難忘記，很想重拾。

腦海裡又湧現了那條蜿蜒的山路，爲了「山兜」不易僱請，我們和伯父家（伯父在前綫指揮作戰，他的妻兒便和我們一起，由我父親帶着逃難）一行十多人，只有婦孺可坐「兜」，其餘的，甚至十二、三歲的哥哥們都要跟着挑夫走山路。爸爸從那時起在我心中便是個英雄。一來他肩負起兩家人的安危，另方面，我們前去的是窮鄉僻壤，野獸和山賊隨時出現，父親背着槍走在這支隊伍的前頭防衛，情形仍有如行軍，威儀令我敬愛不已。愁苦的日子中，當然也會有些趣事，最記得有天夜裡鑼聲喧天，那是村民約定日軍走近的訊號，我們連忙收拾細軟隨鄉近各村民上山躲避。這是一項逃難行動，沒料情形竟如臨行一個火把拿着登山，百多二百人的隊伍遠看有如一條火龍，日軍眞來了還怕找不到我們？

村民拿火把也爲了驅趕老虎，這點我們明白，只是防得了猛虎却躲不了敵人，避難豈不變了多餘？

缺氧

最近香港一位著名影星，到外地去拍片，因爲天氣寒冷，而當地的製寒設備又不大符合理想，他用一個電爐開到最暖的溫度，向正自己的腹部，以爲這樣就可以使自己不致太受寒冷的天氣威脅。可惜的是，幾乎因此而產生缺氧的危險。事實上，他是爲人及時救回的，已經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但亦有人說，救雖然是救回來，但胸部細胞是否受了影响，則至目前爲止，依然是處于觀察期內。

假如不能痊癒的話，可以變了會有一兩成像痴痴呆呆的，那情景也實在可怕。

由此可見，但凡用電暖爐的人，應該特別注意到用直接投射的暖氣機，絕對不是一件太適宜做的事。

分分秒秒要提防到，可能會有缺氧這種可怕情形存在的，而一關缺氧，那當然就不是件開玩笑的大事了，可大可小，小起來沒什麼，大起來則或許連老命也送掉。

十多年前，我的家居中一名伙計，就是因此而遭不幸的。

他在冬天沐浴怕冷，所以將暖爐也放了進浴室去，而且將窗全都關上了。

結果就因此而缺氧，而且爲人發現得並不早，所以挽救也無效了。這種事，就是可怕到那麼一種情形的，不由你不信怕冷而愛用暖爐的人，更應該特別有所警惕。

我國成立中醫管理局

昨（廿九）日刊出拙文，曾談及在第七個五年計劃中，中醫工作應以什麼爲主要任務，因擬改談另一宗奇異醫案，未及續報，今天再略作補充。據胡熙明副部長說：「『七五』期間主要任務是：在大力發展壯大中醫隊伍的同時，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爲主體，從中央到地方機構健全、人才結構較爲合理的中醫教研體系，爲九十年代的全面振興和發展奠定基礎。」其他的不擬再贅了。

又昨（廿九）日電訊報道：「經國務院批准，中國決定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由中央衛生部代管，其主要任務是統一管理中醫事業和人才培養。衛生部長謝明主要任務是：在大力發展壯大中醫隊伍的同時，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爲主體，從中央到地方機構健全、人才結構較爲合理的中醫教研體系，爲九十年代的全面振興和發展奠定基礎。」其他該的。如何「管理」中醫則是應的不擬再贅了。

又昨（廿九）日電訊報道：「經國務院批准，中國決定成立國家中醫管理局，由中央衛生部代管，其主要任務是統一管理中醫事業和人才培養。衛生部長謝明主要任務是：在大力發展壯大中醫隊伍的同時，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爲主體，從中央到地方機構健全、人才結構較爲合理的中醫教研體系，爲九十年代的全面振興和發展奠定基礎。」其他該的。如何「管理」中醫則是應的不擬再贅了。

又是另一問題，有待各方賢達，多提意見，詳細商議。國務院現今成立「中醫管理局」，雖然詳情還未知悉，但有統一管理中醫事業和人才培養的重視，並非空話，而是有實際行動表現的。

還有經過多次討論修訂，相信將會於今年內公佈。

老拙曾多次和香港醫界人士談話，指出在香港